H. H. MU CHINESE LIBRARY

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五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書序 凡五首

與元九書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謫江陵至于今凡所贈荅詩僅百篇每詩來或辱序或辱書冠于卷首皆所以陳古今歌詩之義且自叙爲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僕既受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荅來旨麤論歌

詩大端并自述為文之意緫為一書致足下前累歲已來牽故少暇閒有容隙或欲為之又自思所陳亦無足下之見臨紙復罷者數四率不能成就其志以至于今今俟罪潯陽除盥櫛食寢外無餘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舊文二十六軸開卷得意忽如會面心所畜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既而憤悱之氣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為此書足下幸試為僕留意一省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

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寶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戒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

周衰秦與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鈌(丘月切)于時六義始刓(五官切)矣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槩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艸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鈌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奥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焉于時

六義寖微矣陵夷至于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艸而已噫風雪花艸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艸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艸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魴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之作才已奇矣人

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篇至于貫穿今古覼郎何切縷雨舉切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僕嘗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麤陳於左右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無字之字示僕者僕雖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

歲便學爲詩九歲諳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閒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肯而切）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瞥瞥（匹蔑切）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也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所致又自悲矣家貧多故二十七方從鄉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是時皇帝初

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手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請為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而衆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脉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為沽名號為詆訐號

為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
皆以我為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
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
而衢死其餘則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
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
欲使下人之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
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
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棊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
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緦麻
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

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衆耳迹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日者又聞親友閒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爲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恧女六切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閒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樂娛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

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爲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哉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旣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己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迍窮理固然也況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迍剝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況僕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在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饑

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僕數月來撿討囊篋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首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翫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閒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爲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

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
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
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
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
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
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知僕之道焉其
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
非平生所尚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懽今
銓次之間未能删去他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畧之可
也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

微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清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閒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人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襍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澹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竝世而生獨足下耳然千百年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最要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

相戲因各誦新艷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遞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詠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驂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蹟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楊二秘書律詩竇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

號元白往還詩集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踊躍欣喜以爲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爲之歎息矣又僕嘗語足下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蚩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不得其中矣況僕與足下爲文尤患其多已尚病之況他人乎今且各纂詩筆麤爲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在何地溘(苦盍切)然而至則如之何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無睡引

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次第勿以繁雜爲倦且以代一夕之話也微之知我心哉樂天再拜

荅戶部崔侍郎書

侍郎院長閣下戶部牒中奉八月十七日書具承康寧喜與忭會并別覩手翰訪敘綢繆何眷好勤勤若此之不替也幸甚幸甚首垂問以鄙況不足云蓋默默兀兀委順任化而已次垂問以體氣除舊目疾外雖不甚健亦幸無急病矣次垂問以月俸月俸雖不多然量入以爲用亦不至凍餒矣又垂問以舍弟渠從事東川近得書且知無恙矣終垂問以心地此最要者輒梗槩言之

頃與閣下在禁中日每視艸之暇匡牀接枕言不及他常以南宗心要互相誘導別來閒獨隨分增修比於曩時亦似有得得中無得無可寄言來書云麤示可乎斯不可也又知兵部李尚書同在南宮錢蕭二舍人移官閒秩退朝之暇數獲晤言每話舊遊輒蒙見念此蓋君子久要之心不爲榮顇合散增減耳而不俟者又何幸焉然自到潯陽忽已周歲外物盡遣中心甚虛雖賦命之間則有厚薄而忘懷之後亦無窮通用此道推頹然自足又或杜門隱几塊然自居木形灰心動逾旬月當此之際又不知居在何地身是何人雖鵩鳥集於前枯

柳生于肘不能動其心也而況進退榮辱之累耶又思頃者接確論時走嘗有言薦於執事云心與迹多相戾道與名不兩立苟有志於道者若不幸於外是幸於內猥蒙歎賞猶憶之乎今之身心或近是矣退思此語撫省初心求仁得仁又何不足之有也前月中長兄從宿州來又孤幼弟姪六七人皆自遠至日有糲（郎達切）食歲有麤（食胡切）衣饑寒獲同骨肉相保此亦默默委順之外益自安也況廬山在前九江在左出門是滄浪水舉頭見香爐峰東西二林時時一往至如瀑水怪石桂風杉月平生所愛者盡在其中此又兀兀任化之外益自適

也今日之心誠不待此而後安適况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適又適而不知命之窮老之至也院長公望日重啓沃非遥仰惟勉樹勲名勿以鄙劣為念

與濟法師書

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濟上人侍右昨者頂謁時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閒未諭者其義有二欲面問荅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所望所望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為闡提說十善法為小乘說四諦法為

中乘說十二因緣法爲大乘說六波羅密法皆對病根救以良藥此盡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以若爲小乘人說大乘法心則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迹也若爲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寶器所謂彼自無創勿傷之也故維摩經摠其義云爲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爲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人之根性也故又法華經戒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亦懼聞者不信沒入罪苦也則佛之付囑豈不丁寧也

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爲小乘人說小乘法爲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從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脣無舌獲如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即是法性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即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衆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應同一病衆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名顚倒何以故爲妄分別拆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基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襍味猶如一雨潤據此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來爲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心况復五百歲末法中弟子豈盡能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爲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巳意說又可乎既未能觀與默然不說又可乎若云依義又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互相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

切善法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爲不了義經乎況諸經中與維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遍舉故於二義中各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今故引以爲問必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上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爲說耶將同一病一藥而爲說耶若應病與藥是有高下是有襍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獲如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爲說必當說大乘大乘即佛乘也若讃佛乘且不隨應心且不救病即反維摩等三經

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衆生没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
說如來是眞語實語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
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以對焉此其未
諭者一也又五陰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無
明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
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病苦憂悲苦
惱是也夫五陰十二因緣蓋一法也蓋一義也畧言之
則爲五詳言之則爲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
轉遷合同條貫今五陰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
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相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

行後正序之既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次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爲因緣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未諭者二也上人耆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墨蓋欲藏於篋笥永永不忘也其餘疑義亦續咨問居易稽首

與微之書

四月十日夜樂天白微之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書欲二年矣人生幾何離闊如此況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得相忘牽攣乖

陽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爲之謂之奈何
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
上報疾狀次序病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惙之朱劣切
際不暇及他唯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白
二十二郎便請以代書悲哉微之於我也其若是乎又
睹所寄聞僕左降詩云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
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闇風吹雨入寒窻此句他人尚
不可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且置是事略敘
近懷僕自到九江已涉三載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至
家人幸皆無恙長兄去夏自徐州至又有諸院孤小弟

妹六七人提挈同來頃所牽念者今悉置在目前得同寒煖饑飽此一泰也江州風候稍涼地少瘴癘乃至虵虺蚊蚋雖有甚稀湓魚頗肥江酒極美其餘食物多類北地僕門內之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入儉用亦可自給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泰也僕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鑪峰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置艸堂前有喬松十數株修竹千餘竿青蘿爲墻垣白石爲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大抵若是不能殫記每一獨往動彌旬日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唯忘歸可以終老

此三泰也計足下久不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錄三泰以先奉報其餘事况條寫如後云云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草堂中山窗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山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瞥然塵念此際蹔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庵裏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夕我心君知之乎樂天頓首

荔枝圖序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女良切又如羊切肉瑩白如氷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畧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夏南賓守樂天命工史圖而書之蓋爲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五

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六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書頌議論狀凡七首

補遺書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葛伯荒怠敗禮廢祀湯專征諸侯肇徂征之湯若曰格爾三事之人逮于有衆啓乃心正乃容明聽余言咨先格王有彝訓曰祿無常荷荷于仁福無常享享于敬惠

乃道保厥邦覆厥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棄邦本虐于民慢于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告曰罔犧牲以供俎羞于畀厥牛羊乃旣於盜食曰罔黍稷以奉粢盛于佑厥稼穡乃困於仇餉今爾衆曰曷罪其如予聞曰爲邦者祇奉明神撫綏烝民二者克備尚克保厥家邦吁廢于祀神震怒肆于虐民離心頊繩契以降暨于百代神怒亟（一無亟字）民叛而不顛隮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凉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咨爾有衆克濟厥功其有儆師徒戒車乘敬君事者有明賞其有罔率職罔戮力不恭命者有常刑明賞不僭常

刑無赦嗚呼朕告汝衆君子監于茲欽哉懋戴罰及乃躬不可悔

箴言

貞元十有五年天子命中書舍人渤海公領禮部貢舉事越明年春居易以進士舉一上登第洎翌日至於旬時伏念固陋懼不克副公之選充王之賓乃自陳戒于德作箴言

曰我聞古君子人疾没世名不稱耻邦有道貧且賤今我生休明代二十有六年乃策名名既聞于君乃干祿祿將及于親升聞遠養繄公之德公之德之死矢報之

報之之義靡他惟厲乃志逮乃猷俾德日修道日就是報于公匪報于公是光于躬匪光于躬是華于邦吁其念哉其勗哉庶俾行中規文中倫學惟時習罔怠棄位惟馴致罔躐求惟一德五常陶甄于內惟四科六藝斧藻于外若御輿既勒銜策乃克駿奔若治金既砥淬礪乃克利用無曰擢甲科名既立而自廣自滿尚念山九仞虧于一簣無曰登一第位其達而自欺自卑尚念行千里始于足下嗚呼我無監于止水當監于斯文庶克欽厥止慎厥終自顧于箴言無作身之羞公之羞

中和節頌 并序○此已下文並是未及第前作

乾清而四時行坤寧而萬物生聖人則之無爲而無不
爲神唐御宇之九葉皇帝握符之十載夷夏咸寧君臣
交欣有詔始以二月上巳日爲中和節自上而下雷解
風動翌日而頒乎四嶽浹區而達乎八荒於戲中和之
時義遠矣哉惟唐之興我神堯子兆民而基皇德大宗
家六合而開帝功玄宗執象而薰仁壽之風代宗垂拱
而阜富庶之俗曷弈乎赫赫煌煌八聖重光以至於我
皇我皇運玄樞陶淳精治定而化成嗣皇極於穆清納
黔首於升平于時數惟上元歲惟仲春皇帝穆然居清
陽太廟命有司考時令以爲安萌芽養幼小緩刑獄布

慶賜葢百王常行之道未足以啓迪天地之化發揮祖宗之德乃命初吉肇爲中和中者揆三陽之中和者酌仁氣之和其爲稱也大矣非至聖曷能建之於是謀始要終循義討源于以九八節七六氣排重陽而拉上巳煦元氣于厚壤則幽蟄蘇而勾萌達噫和風于窮荒則桀驁化而獷古猛切俗淳垂萬祀以攄無窮被四表以示大同于時兩儀三辰貞明絪縕千品萬彙熙熙忻忻繇是文武百辟僉拜手稽首而颺言曰大哉睿德合于玄造又曰昔在唐堯敬授人時垂于典謨降及周文在鎬飲酒列于雅頌斯葢欽若四序凱樂一方而已未若肇

建令節混同天下滜鋪動植慶浹華夷若斯之盛歟蓋
聖人之作事必導達交泰幽贊亭毒與元化合其運與
眞宰同其功丕休哉其至矣夫賤臣居易忝濡文明之
化就賓貢之列輒敢美盛德頌成功獻中和頌一章附
于唐雅之末頌曰
權輿肧渾玄黄旣分喣嫗絪緼肇生烝民天命聖神是
爲大人大人淳淳爲天下君巍巍我唐穆穆我皇纂承
九葉照臨八方四維載張兩曜重光齷齪唐虞趗盧谷切
起千木切小步也羲皇乘時有作煥乎文章乃建貞元以正乾
坤乃紀吉辰以建中春吉辰伊何號爲中和和維大和

中維大中以暢中氣以播和風萌芽昆蟲昭蘇有融如斡玄化如運神功於戲德洽道豐萬邦來同微臣作頌垂裕無窮

晉謚恭世子議

晉侯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晉人謚爲恭世子載在方册古今以爲然居易獨以爲不然也大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棄嗣以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恭不知其可若垂末

代以爲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
犇走之將欲商搉敢徵義類在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既
克諧瞽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
諫感君心以至誠雖申生之孝不侔於舜而獻公之頑
亦不逮於瞽盍以烝烝之乂俾不格於姦乎故咎之始
形則齋栗祗載爲虞舜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則讓
位去國爲吳太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
遠害爲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
義不祇陷父於不德不慈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
道不其惑歟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允恭舜之孝書美曰

温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稱乎周之衰也楚子以覇王之器奄有荆蠻光啓土宇赫赫楚國由之而興謚之爲恭猶曰薄德今申生徇其死不顧其義輕其身不圖其君俾死之後弒三君（奚齊卓子懷公）殺十有五臣（荀息里克丕鄭祁舉共華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慶鄭狐突瑕生郄芮）實啓禍先大亂晉國則楚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若此異德同謚無乃不可乎左氏修魯史受經于仲尼盍仲尼之志丘明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大小莫不微婉而發揮焉至於申生之死也之謚也畧而無譏何其謬哉何以覈諸且仲尼修春秋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

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貶之故書曰晉侯殺其
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侯且名太子者益明晉侯
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也以微旨考之則仲尼
明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呼
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蓋善惡始終必褒貶於一字所
以彰明往者勸沮來者故君子於其謚無所苟而已矣
繇是而言則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漢將李陵論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爲臣爲子之大實也故古之君子
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李陵策名上

將出討匈奴竊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譏又可乎 按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美狼瞫者為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庭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卒就生降噫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勳於前墜家聲於後不

可以言智罪逭於躬禍移於毋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曹沫爲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耻蠡非其罪魯國之羞沫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其微軀受制於彊虜雖有區區之意亦奚爲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爲單于之擒是長寇讎辱國家甚矣况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慕之是大失臣子之義也觀陵荅子卿之書意但患漢之不知已而不自內省其始終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効節致命取信於君與其痛毋悼妻尤君怨

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苟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答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吾聞之古人云人各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生或輕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重於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太原白氏家狀二道　元和六年兵部郎中知制誥李建按此二狀撰誌

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

白氏芊姓楚公族也楚熊居太子建奔鄭建之子勝居于吳楚間號白公因氏焉楚殺白公其子奔秦代爲名將乙丙已降是也裔孫白起有大功於秦封武安君後非其罪賜死杜郵秦人憐之立祠廟于咸陽至今存焉及始皇思武安之功封其子仲於太原子孫因家焉故今爲太原人自武安以下凡二十七代至府君高祖諱建北齊五兵尚書贈司空曾祖諱士通皇朝利州都督祖諱志善朝散大夫尚衣奉御父諱溫朝請大夫檢校

都官郎中公諱鍠字確鍾都官郎中第六子幼好學善屬文猶工五言詩有集十卷年十七明經及第解褐授鹿邑縣尉洛陽縣主簿酸棗縣令理酸棗有善政本道節度使令狐章知而重之秩滿奏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充滑臺節度參謀軍府之要多咨度焉居歲餘公嘗規章之失章不聽公因留一書遺章不辭而去明年選授河南府鞏縣令在任三考自鹿邑至鞏縣皆以淸直靜理聞於一時公爲人沈厚和易寡言多可至於涉是非關邪正者辨而守之則確乎其不可拔也大曆八年五月三日遇疾歿于長安春秋六十八以其

年權厝於郏縣下邑里夫人河東薛氏夫人之父諱依
河南縣尉大曆十二年六月十九日歿於新鄭縣私第
享年七十以其年權窆厝於新鄭縣臨洧里公有子五
人長子諱季庚襄州別駕事具後狀次諱季般徐州沛
縣令次諱季軫許州許昌縣令次諱季寧河南府參軍
次諱季平鄉貢進士元和六年十月八日孫居易等始
發護靈櫬遷葬於下郏縣北義津鄉北原而合祔焉謹
狀

襄州別駕府君事狀

公諱季庚字某鞏縣府君之長子天寶末明經出身解

褐授蕭山縣尉歷左武衛兵曹叅軍宋州司戶叅軍建
中元年授彭城縣令時徐州爲東平所管屬本道節度
使反反之狀先以勝兵屯埇委勇切口絕汴河運路然後
謀東闚江淮朝廷憂虞計未有出公與本州刺史李洧
潛謀以徐州及埇口城歸國反拒東平遣驍將信都崇
敬石隱金等率勁卒二萬攻徐州徐州無兵公收合吏
民得千餘人與李洧堅守城池親當矢石晝夜攻拒凡
四十二日而諸道救兵方至既而賊徒潰遝路通首挫
逆謀不敢東顧繇是徐州一郡七邑及埇口等三城到
于今訖不隸東平者實李洧與公之力也德宗嘉之命

公自朝散郎超授朝散大夫自彭城令擢拜本州別駕
賜緋魚袋仍充徐泗觀察判官故其制云今州將忠謀
翻然効順叶其誠美共贊良圖我懸爵賞俟茲而授宜
加左郡之命仍寵殊階之序貞元初朝廷念公前功加
檢校大理少卿依前徐州別駕當道團練判官仍知州
事故其制云嘗宰彭城挈而歸國舊勳若此新寵蔑如
或不延厚於忠臣將何勸於義士宜從亞列再貳徐方
秩滿又除檢校大理少卿兼衢州別駕秩滿本道觀察
使皇甫政以公政績聞薦又除檢校大理少卿兼襄州
別駕貞元十年五月二十八日終於襄陽官舍享年六

十六其年權窆於襄陽縣東津鄉南原至元和六年十
月八日嗣子居易等遷護於下邽縣義津鄉北原從鞏
縣府君宅兆而合祔焉夫人潁川陳氏陳朝宜都之後
祖諱璋利州刺史考諱潤坊州鄜城縣令妣太原白氏
夫人無兄姊弟妹八歲丁鄜城府君之憂居喪致哀主
祭盡敬其情禮有過成人者中外姻族咸稱異之十五
歲事舅姑服勤婦道夙夜九年迨于奉蒸嘗睦娣姒待
賓客撫家人又三十三年禮無違者故中外凡爲冢婦
者皆景慕而儀刑焉又別駕府君即世諸子尚幼未就
師學夫人親執詩書晝夜教導恂恂善誘未嘗以一呵

一杖加之十餘年間諸子皆以文學仕進官至清近實夫人慈訓所致也夫人爲女孝如是爲婦順如是爲母慈如是舉三者而百行可知矣建中初以府君彭城之功封頴川縣君元和六年四月三日歿于長安宣平里第享年五十七其年十月八日從先府君祔于皇姑焉有子四人長曰幼文前饒州浮梁縣主簿次曰居易前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次曰行簡前秘書省校書郎幼子金剛奴無祿早世初高祖贈司空有功於北齊詔賜莊宅各一區在同州同城縣至今存焉故自司空而下都官郎中而上皆葬於韓城縣今以卜歸不便遂

改卜靳縣府君及襄州別駕府君兩塋於下邽縣義津鄉北原其兩塋同兆域而異封樹葢從時宜且叶吉也

謹狀

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六

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七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試策問制誥凡十六首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一道元和元年四月登第

問皇帝若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業承
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故
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匡時
濟俗罔不率繇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

增求茂異捨斥巳之至言進無用之虛文措切著明罕稱於代茲朕所以歎息鬱悼思索其術是用發懇惻之誠咨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確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弘化萬邦懷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浸澤于下昇中于天周漢以還莫斯爲盛自禍階漏壞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念茲疲甿遠乖富庶督耕植之業而人無戀本之心峻榷酤之科而下有重斂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

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昔主父懲患於晁錯而用推恩夷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寓令淸求古人之意啓迪來哲之懷眷茲洽聞固所詳究又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效漢元優游於儒學盛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二途取捨未獲所從余心浩然益所疑惑子大夫熟究其旨屬之於篇興自朕躬無悼後害

對臣聞漢文帝時賈誼上疏云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三是時漢與四十載萬方大理

四海大和而賈誼非不見之所以過言者以爲詞不切
志不激則不能廻君聽感君心而發憤於至理也是以
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愧雖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
非故臣不失忠君不失聖書之史策以爲美談然臣觀
自茲以來天下之理未曾有髣髴於漢文帝時者激切
之言又未有髣髴於賈誼疏者豈非君之明聖不侔於
文帝乎臣之忠讜不逮於賈誼乎不然何衰亂之時愈
多而切直之言愈少也今陛下思禹之昌言而拜之念
漢之極諫而徵之癈芳未切虛文之無用者獎至言之斥
巳者詢臣以可行之策諭臣以不倦之意懇惻懋悼發

於至誠此真聖王思至理求過言之明旨也斯則陛下之道已弘于前代臣之才識劣于古人輒欲過言以裨陛下明德萬分之一也裨之者非敢謂言之必可行也體用之必可明也且欲使後代知陛下踐祚之後有朴直敢言之臣出焉無俾文帝賈誼專美于漢代然後退而俯伏以待罪戾焉臣誠所甘心也謹以過言昧死上對伏蒙陛下賜臣之策有思與禮樂之道念救疲甿之方辨懲往戒來之宜審推恩寓令之要至矣哉陛下之念及此實萬葉之福也豈惟一代之人受其賜而已哉臣聞疲病之作有因緣焉救療之方有次第焉臣請爲

陛下究因緣陳次第而言之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天下之亂玄宗以聖文之德致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服近無不和貞觀之功既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之理既定而盛禮興焉雖三王之明備無不講也理行故上下輯睦樂達故內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兆民自化動植之類咸煦熙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理無以出於此矣洎天寶以降政教寖微寇既薦興兵亦繼起兵以遏寇寇生於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載財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罷下無安心雖日督農桑之課

而生業不固上無定費雖曰峻管搉之法而歲計不充
日削月朘以至於耗竭其半矣此臣所謂疲病之因緣
者也豈不然乎由是觀之蓋人疲由乎稅重稅重由乎
軍興軍興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則未修政教而
望寇戎之銷未銷寇戎而望兵革之息雖太宗不能也
未銷兵革而求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求黎庶之安雖
玄宗不能也何則事有以必然雖常人足以致勢有所
不可雖聖哲不能爲伏惟陛下將欲安黎庶先念省征
徭將欲省征徭先念息兵革將欲銷兵革先念銷寇戎
將欲銷寇戎先念修政教何者若政教修則下無詐僞

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由銷矣寇戎銷則無興發攻守之役而兵革所由息矣兵革息則國無餽餉飛輓之費而征徭所由省矣征徭省則人無流亡轉徙之憂而黎庶所由安矣臣竊觀今天下之寇雖已盡銷伏願陛下不以易銷而自怠今天下之兵雖未盡散伏願陛下不以難散而自疑無自怠之心則政教日肅無自疑之意則誠信日明故政教肅則暴亂革心誠信明則獷驁歸命革心則天下將萌之寇不遏而自銷歸命則天下已聚之兵不散而自息然後重斂可日減疲甿可日安富庶可日滋困竭可日補日安則和悅之氣積日富則廉讓

之風形因其廉讓而示之以理則禮易行矣乗其和悅而鼓之以樂則樂易達矣舉斯方而可以復其盛用斯道而可以濟其艱懲既往之失莫先於誠不明而政不修戒將來之虞莫先於寇不銷而兵不息此臣所謂救療之次第者也豈不然乎若齊行寓令之法以覇諸侯漢用推恩之謀以懲亾國施之今日臣恐非宜何者且今萬方一統四海一家無隣國可傾非夷吾用權之秋也雖欲寓令令將何所寓耶今除國建郡置守罷侯無爵土可疏非主父矯弊之日也雖欲推恩恩將何所推耶但陛下嗣貞觀之功弘開元之理必將光二宗而福

萬葉矣何區區齊漢之法而足爲陛下所慕哉精究之端實在于此矣又蒙陛下賜臣之問有執契垂衣之道委下專上之宜敢儒學而業衰責課實而政失者此皆政化之所急古今之所宜陛下幸念之臣有以見天下之理興矣夫執契之道垂衣不言者蓋言已成之化非謀始之課也委之於下者言王者之理庀其司分其務而已非謂政無小大悉委之於下也專之於上者言王者之道秉其樞執其要而已非謂事無巨細悉專之於上也漢元優游於儒學而盛業竟衰者非儒學之過也學之不得其道也光武責課於公卿而峻政非美者非

考課之累也責之不得其要也臣請重爲陛下別白而
明之夫垂衣不言者豈不謂無爲之道乎臣聞無爲而
理者其舜也歟舜之理道臣粗知之矣始則懋於修己
勞於求賢明察其刑明慎其賞外序百揆內勤萬樞昃
食宵衣念其不息之道夫如是豈非大有爲者終則安
於恭己逸於得賢明刑至于無刑明賞至于無賞百職
不戒而舉萬事不勞而成端拱凝旒立於無過之地夫
如是豈非眞有爲者乎故臣以爲無爲者非無所爲也
必先有爲而後至於無爲也老子曰無爲而無不爲蓋
是謂矣夫委下而用私專上而無効者此由非所宜委

而委之也非所宜專而專之也臣請以君臣之道明之
臣聞上下異位君臣殊道葢大者簡者君道也小者繁
者臣道也臣道者百職小而衆萬事細而繁誠非人君
一聰所能徧察一明所能周覽也故人君之道但擇其
人而任之舉其要而執之而已矣昔九臣各掌其事而
唐堯乘其功以帝天下十亂各効其能而周武總其理
以王天下三傑各宣其力而漢兼其用以取天下此三
君者不能爲一焉但執要任人而已亦猶心之於四肢
九竅百骸也不能爲一焉然而寢食起居言語視聽皆
以心爲主也故臣以爲君得君之道雖專之於上而下

自有以展其効矣臣得臣之道雖委之於下而人亦無
以用其私矣由此而言光武督責而政未甚美者非他
昧君臣之道於小大繁簡之際也漢元優游而業以寖
衰者非他昧無爲之道於始終勞逸之閒也二途得失
較然可知陛下但舉中而行之則無所惑矣臣伏以聖
策首言曰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又曰上
獲其益下輸其情其末章則又曰與自朕躬無悼後害
此誠陛下思酌下言欲聞上失勤勤懇懇慮臣輩有所
隱情者也臣敢不再竭狂直以副天心之萬一焉臣聞
古先聖王之理也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故靜無敗

事動有成功自非聖王則異於是莫不欲逞於始悔追於終政失於前功補於後利害之効可畧而言且如軍暴而後戢之兵亂而後遏之害則害矣不若防其微杜其漸使不至於暴亂也官邪而後責之吏姦而後誅之懲則懲矣不若審其才得其人使不至於姦邪也人餧而後食之人凍而後衣之恵則恵矣不若輕其徭薄其稅使不至於凍餧也舉一知十不其然乎今陛下初嗣祖宗新臨蒸庶承多虞之運當鼎盛之年此誠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之時也伏惟陛下敬惜其時重慎於事既往者且追救於弊後將來者宜早防於事先夫然

則保邦恒在於未危恭己常居於無過三五之道夫豈遠哉臣生也得爲唐人當陛下臨御之時觀陛下昇平之始斯則臣朝聞而夕死足矣而況充才識之貢承體用之問者乎今所以極千慮昧萬死當盛時獻過言者此誠微臣喜朝聞甘夕死之志也不然何輕肆狂瞽不避斧鑕若此之容易焉伏惟少垂意而覽之則臣生死幸甚生死幸甚謹對

禮部試策五道 貞元十六年二月高侍郎試及第

第一道

問周禮凢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

不帛不績者不縗皆所以恥不勉抑游惰欲人務衣食之源也然爲政之道當因人所利而利之故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由是農商工賈咸遂生業若驅彼齊人强以周索牲盛布帛必由巳出無乃物力有限地宜不然而匱神廢禮誰曰非闕且使日中爲市懋遷有無者更何事焉

對利用厚生教之本也從宜隨俗政之要也周禮云不畜無牲不田無盛不蠶不帛不績不縗蓋勸厚生之道也論語云因人所利而利之蓋明從宜之義也夫田畜蠶績四者土之所宜者多人之所務者衆故周禮舉而

爲條目且使居之者無游惰無墮業焉其餘非四者雖不具舉則隨土物生業而勸導之可知矣非謂使物易業土易宜也夫先王酌教本提政要莫先乎任土辨物簡能易從然後立爲大中垂之不朽也若謂其驅天下之人責其所無強其所不能則何異夫求萍於中逵植橘於江北反地利違物性孰甚焉豈直易俗失宜廢神廢禮而已且聖人辨九土之宜別四人之業使各利其利焉各適其適焉猶懼生生之物不均也故日中爲市交易而退所以通貨食遷有無而後各得其所矣由是言之則大易致人之制周官勸人之典論語利人之利

三科具舉有條而不紊矣謹對

第二道

問書曰眚災肆赦又曰宥過無大而禮云執禁以齊衆不赦過若然豈爲政以德不足恥格峻文必罰斯爲禮乎詩稱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稱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語云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若然則明哲者不成仁歟殺身者非崇德歟

對聖王以刑禮爲大憂理亂繫焉君子以仁德爲大寶死生一焉故邦有用禮而大理者有用刑而小康者古人有崇德而遠害者有蹈仁而守死者其指歸之義可

得而知焉在乎聖王乘時君子行道也何者當其王道融人心質善者衆而不善者鮮一人不善衆人惡之故赦之可也所以表好生惡殺且臻乎仁壽之域矣而肆赦宥過之典由茲作焉及夫大道隱至德衰善者鮮而不善者衆一人不善衆人効之故赦之不可也所以明懲惡勸善且革澆漓之俗矣而執禁不赦之文由茲興焉此聖王所以隨時以立制順變而致理非謂德政之不若刑罰也然則君子之爲君子者爲能先其道後其身守其常則以道善乎身罹其變則不以身害乎道故明哲保身亦道也巢許得之求仁殺身亦道也夷齊得

之雖殊時異政同歸於一揆矣何以覈諸觀乎古聖賢之用心也苟守道而死死且不朽是非死也苟失道而生生而不仁是非生也向使夷齊生於唐虞之代安知不明哲保身歟巢許生於殷周之際安知不求仁殺身歟蓋否與泰各繫於時也生與死同歸於道也由斯而觀則非謂崇德者不爲成仁殺身者不爲明哲矣嗚呼聖王立教同出而異名君子行道百慮而一致亦猶水火之相戾同根於冥數共濟於人用也亦猶寒暑之相反同本於元氣共濟於歲功也則用刑措刑之道保身殺身之義昭昭然可知矣謹對

第三道

問聖哲垂訓言微旨遠至於禮樂之同天地易簡之在乾坤考以何文徵於何象絶學無憂原伯魯豈其將落仁者不富公子荆曷云苟美朝陽之桐聿來鳳羽泮林之椹克變鴞音勝乃俟乎木雞巧必資於危注咸所未悟庶聞其說

對古先哲王之立彛訓也雖言微旨遠而學者苟能研精鉤深優柔而求之則壼奥指趣將焉廋哉然則禮樂之同天地者其文可得而考也豈不以樂作於郊而天神和焉禮定於社而地祇同焉上下之大同大和由禮

樂之馴致也易簡之在乾坤者其象可得而徵也豈不以乾以柔克而運四時不言而善應坤以陰騭而生萬物不爭而善勝柔克不言之謂易陰騭不爭之謂簡簡易之道不其然乎老氏絕學無憂儆其溺於時俗之習也原伯魯不學將落戒其廢聖哲之道也孟子不富之說慮蘊利而生孽也公子荊苟美之言嘉安人而豐財也鳳鳴朝陽非梧桐而不棲擇木而集也鴞止泮林食桑椹而好音感物而變也事有躁而失靜而得者故木雞勝焉有貴而失賤而得者故瓦注巧焉雖去聖逾遠而大義斯存是故遠旨微言可明徵矣謹對

第四道

問天地有常道日月有常度水火草木有常性皆不易之理也乃至鄒衍吹律而寒谷暖魯陽揮戈而暮景廻呂梁有出入之游周原變菫荼之味不測此何故也將以傳信乎抑亦傳疑乎

對原夫元氣運而至精分三才立而萬物作惟天地日月暨水火草木度數情性各有其常其隨事應物而遷變者斯人之所感也何哉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蓋天地無常心以人心爲心苟能以最靈之心感善應之天地至誠之誠感無私之日月則必如影隨形

響隨聲矣而況於水火草木乎故有吹律以寒谷和氣生焉揮戈於曜靈暮晷廻焉神合於水游呂梁而出入不溺化被於草木周原而堇荼變味蓋品彙之生則守其常性也精誠之至則感而常通也靜守常性動隨常通是道可於物而非常於一道也夫如是則兩儀之道七曜之度萬物之性可察矣可信矣夫何疑焉謹對

第五道

問紡績之弊出於女工桑麻不甚加而布帛日已賤蠶織者勞焉公議者知之欲平價平其術安在又倉廪之實生於農畝人有餘則輕之不足則重之故歲

一不登則種食多竭往年時雨愆候宸慈軫懷遣使振廩分官賤糶故得餧殍載活麥禾載登思我王度金玉至矣竊聞壽昌常平今古稱便國朝典制亦有斯倉開元之二十四年又於京城大置賤則加價收糴貴則終年出糶所以時無艱食亦無傷農今者若官司上聞追葺舊制以時斂散以均貴賤其於美利不亦多乎

對人者邦之本也衣食者人之所由生也古者聖人在上而下不凍餒者非家衣而戶食之蓋能為之開衣食之源均財用之節也方今食廩虛而農夫困布帛賤而

女工勞以愚所闕粗知其本何者夫天地之數無常故
歲一豐必一儉也衣食之生有限故物有盈則有縮也
古人知其必然也故敦儉嗇以足衣務儲蓄以足食是
以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野無青草人無菜色
者無他焉蓋勤儉儲積之所致耳故曰前事之不忘後
事之元龜也當今將欲開美利利天下以厚生生蒸人
返貞觀之升平復開元之富壽莫善乎實倉廩均豐凶
則耿壽昌之常平得其要矣今若升聞率修舊制上自
京邑下及郡縣謹豆區以出納督官吏以監臨歲豐則
貴糴以利農歲歉則賤糶以卹下若水旱作沴則資爲

九年之蓄若兵革或動則餽爲三軍之糧可以均天時之豐儉權生物之盈縮修而行之實百代不易之道也虞災救弊利物寧邦莫斯甚焉然則布帛之賤者由錐刀之壅也苟粟麥足用泉貨通流則布帛之價輕重平矣抑居易聞短綆不可以汲深曲士不可以語道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莫究微言空懃下問謹對

進士策問五道 元和三年爲府試官

第一道

問禮記曰事君有犯無隱又曰爲人臣者不顯諫然則不顯諫者有隱也無乃失事君之道乎無隱者顯諫也

無乃失爲臣之節乎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語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斯又憂道者非知命乎樂天不憂者非君子乎夫聖人立言皆有倫理雖前後上下若貫珠然今離之則可以旁行合之則不能同貫豈精義有二耶抑學者未達其微旨耶

第二道

問大時不齊大信不約大白若辱大直若屈此四者先聖之格言後學之彝訓有國者酌之以行化也立身者踐之以修己也然則雷一發而蟄蟲蘇勾萌達霜一降而天地肅草木衰其爲時也大矣斯豈不齊者乎日月

代明而晝夜分刻漏者準之無杪忽之失焉春秋代謝而寒暑節律呂者候之無黍累之差焉其爲信也大矣斯豈不約者乎堯讓天下而許由逌周有天下而伯夷餓其爲白也大矣斯亦不辱者乎桀不道龍逢諫而死紂不道比干諫而死其爲直也大矣斯豈不屈已者乎由是而觀有國者立身者惑之久矣衆君子試爲辨之

第三道

問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發於歎興於詠而後形於歌詩焉故聞蓼蕭之詠則知德澤被物也聞北風之刺則知威虐及人也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風俗之

奢蕩也古之君人者採之以補察其政經緯其人焉夫然則人情通而王澤流矣今有司欲請於上遣觀風之使復採詩之官俾無遠邇無美刺日採於下歲聞於上以副我一人憂萬人之旨識者以爲何如

第四道

問百官職田蓋古之稍食也國朝之制懸在有司兵興已還吏鮮克舉今稽其地籍則田亦具存計以戶租則數多散失至使內外官中有品秩等局署同而厚薄相懸不啻乎十倍斯者積弊之甚也得不思革之乎請陳所宜以救其失

第五道

問穀帛者生於下也泉貨者操於上也必由均節以致厚生今田疇不加闢而菽粟之價日賤桑麻不加植而布帛之估日輕懋力者輕用而愈貧射利者賤收而愈富至使農人益困游手益繁矣然豈穀帛斂散之節失其宜乎將泉貨輕重之權不得其要乎今天子方策天下賢良政術之士親訪利病以活元元吾子若待問於王庭其將何辭以對

奉敕試制書詔批荅詩等五首 元和二年十一月四日自集賢院召赴銀臺候進旨五日召入翰林奉敕試制詔等五首翰林院使梁守謙奉宣宜授翰

林學士數月
除左拾遺

將仕郎守京兆府盩厔縣尉集賢殿校理臣

白居易進

奉勅試邊鎮節度使加僕射制

門下鎮寧三邊左右百揆兼茲重任必授全材某鎮節度使某乙天與忠貞日彰名節德温以肅氣直而和明畧足以佐時英姿足以遏寇累經事任歷著勳庸中權之令風行外鎮之威山立戎夷懾服漢兵無西擊之勞疆場底寧胡馬絶南牧之患禁暴而三軍輯睦除害而百姓阜安千里長城一方內地實嘉乃績爰簡朕心夫

竭力輸誠爲臣之大節念功懋賞有國之恒規顧玆忠
勤宜進爵秩爾有統戎之略已授旌旄爾有宣贊之猷
特加端揆往踐厥職其惟有終可尚書左僕射餘如故
主者施行

與金陵立功將士等敕書

敕浙西立功將士等朕自臨寰宇已再逾年以忠恕牧
萬人以恩信馭百辟動必思於卹隱靜無忘於泣辜庶
乎馴致小康寖與大道也李錡因緣屬籍踐歷官常苞
藏禍心素懷梟獍之性彰露凶德忽發豺狼之聲朕念
以宗枝務於容貸諭以迷復卒無悛心而乃保界重江

竊弄凶器抗拒朝命驅協師人背德欺天亂常干紀蜂蠆之毒流于郡縣犬彘之行肆于閨門惡稔禍盈親離衆叛人神共棄天地不容卿等忠憤闇彰義勇潛發變疾風雨謀先鬼神中推赤心前蹈白刃率其膂力死命于軍前擒其兇魁生致於闕下廓千里之沴氣濟一方之生人誠感君親義激臣子臨危見不奪之節因事立非常之功予嘉乃誠一念三歎至於圖勞懋賞詢事策勲各有等差續當處分故先宣慰宜並悉之冬寒卿等各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崇文詔 時崇文爲西川節度使

敕崇文卿忠廉立身簡直成性董戎長武邊候乂安撫律西川兇徒蕩滅是以寵崇外閫秩進上公而能省事安人多方撫俗諭朕念功之旨勉其師徒宜朕卹隱之心慰彼黎庶咸立無暴功成不居累陳表章懇請朝覲雖殿邦之寄重誠欲藉才而望闕之戀深固難奪志且嘉且歎彌感于懷屬時候嚴凝山川修阻永言跋涉當甚勤勞佇卿來思副朕誠望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批河中進嘉禾圖表

上天降休下土効祉將表豐年之兆故生同穎之祥顧

懋寡德受此嘉瑞披圖省表閱視久之卿發誠自中歸美于上亦宜勉勤匡贊馴致雍熙庶洽升平之風以叶和同之慶所賀知

太社觀獻捷詩以功字爲韻四韻成

淮海妖氛滅乾坤嘉氣通班師郊社內操袂凱歌中廟筭無遺策天兵不戰功小臣同鳥獸率舞向皇風

呂氏文集卷第四十七

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八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中書制誥一 舊體○凡二十七道

張徹宋申錫可並監察御史制

勑舊制副丞相缺中執憲得出入御史缺則於內外史中考覈其實封奏其名以補之今御史中丞僧孺奏其官張徹某官宋申錫皆方直強毅可監察御史章下丞相府丞相亦曰可朕其從之並可監察御史

楊子留後殷彪授金州刺史兼侍御史河陰令
韋同憲授南鄭令韋弁授絳州長史三人同

制

勑其官殷彪等今之郡守古侯伯也今之邑令古子男也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人有父母之道焉郡邑之閒承上率下者州長史也凡此之官與吾共理使吾人安而無怨者其在吏良而政平乎金泰之郡也奏告專達得行異政以彪清平信惠臨事能守大小之職率著名績故仍憲簡俾往牧之南鄭梁之邑也上有賢師無憂掣肘以同憲河陰有政可以移用故換銅印俾往宰之

而絳爲名藩弁實良士大命之贊貳亦叶其宜宜各悉心修舉三職可依前件

馮宿除兵部郎中知制誥制

勑吾聞武德暨開元中有顏師古陳叔達蘇頲稱大手筆掌書王命故一朝言語煥成文章朕承祖宗思濟其美凡選一才補一職皆不敢輕易其庶幾前事乎刑部郎中馮宿爲文甚正立意甚明筆力雄健不浮不鄙況立身守事端方精敏而我誥命忽思潤色之聽諸人言曰宿也可宿立朝歷御史博士郡守尚書郎在仕進途不爲不遇然不登茲選未足其心故吾于今歸汝職業

仍遷秩爲五兵郎中勉繼顔陳無辱吾舉可尚書兵部郎中知制誥

鄭覃可給事中制

勑給事中之職凡制勑有不便於時者得封奏之刑獄有未合於理者得駮正之天下寃滯無告者得與御史糾理之有司選補不當者得與侍中裁退之率是而行號爲稱職固不專於掌侍奏讃詔令而已中大夫行諫議大夫雲騎尉滎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鄭覃清節直行正色寡言先臣之風藹然猶在自居首諫益勵謇諤擢領是職必有可觀亦欲天下聞之知吾獎骨鯁之

臣求諫諍之道也可給事中散官勳如故

韋審規可西川節度副使御史中丞李虞仲崔戎姚向溫會等並西川判官皆賜緋各檢校省官兼御史制

勑西川曰益部地有險府有兵礙戎屏華號爲難理故吾命文昌爲師長俾鎮撫焉次命審規爲上介俾左右焉又命虞仲戎向會等爲賓寮俾咨度焉進言者謂文昌賢而審規輩才以才佐賢蜀必理矣輟三署吏賛丞相府假憲官職加臺郎暨一命再命之服以遣之其於張大光榮與四方征鎮之賓寮不侔矣爾等苟佐吾丞

相以善政聞使吾無一方之憂吾寧久遺汝於諸侯乎爾其勉之可依前件

魏博軍將呂晃等從弘正到鎮州各加御史大夫賓客等制

勑去年冬命侍中弘正建大將軍旗鼓移鎮於成德軍而晃以下四十有一人實從魏來或驅或殿被堅執銳可謂有勞宜以官坊之寮憲府之職隨其名秩序而寵之可依前件

張平叔可戶部侍郎判度支制 時長慶二年三月制

勑故事君使臣其道不一或先勞而後受賞或先加寵

而後責功蓋宜便有後先時事有緩急故耳朝議大夫守鴻臚卿兼御史大夫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平叔國之材臣也計能折秋毫吏畏如夏日司會逾月綱條甚張況師旅未息調食方急倚成取濟非爾而誰故自大鴻臚換居人部造膝而授不時而遷其要無他是欲急吾事而望倚爾功也公卿以降羣有司盈庭然問曰與吾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非智能則事不可成非亮直則吾難近隱職局之外得不思稱官望而厭我心乎可守尚書戶部侍郎判度支散官勳賜如故

李虞仲可兵部員外郎崔戎可戶部員外郎制

勑劒南西川節度判官朝散大夫檢校尚書戶部郎中兼侍御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虞仲西川觀察判官朝議郎檢校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雲騎尉賜緋魚袋崔戎等去年春朕憂西南事授丞相文昌鉞鎮撫之次選郎吏有才實如虞仲輩者往贊理之故其制云苟佐吾丞相以善政聞寧久遺汝於諸侯乎今蜀政成矣蜀人安矣是汝輩職修事舉而奉吾詔書甚謹也前言在耳安可弭忘並命爲郎主吾信賞虞仲可行尚書兵部員外郎戎可尚書戶部員外郎散官勲如故

牛僧孺可戶部侍郎制

勑戶部侍郎周之地官小司徒也掌天下田戶之圖生齒之籍賦役貨幣之政令以待國用而質歲成元和以還日益寵重善其職者多登大任中茲選者莫匪正人誰其稱之我有邦彥朝議郎守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牛僧孺自舉賢良踐臺閣秉潤色筆提糾繆綱而書命無繁詞決事無留獄受寵有憂色納忠多苦言朕心知之何用不可夫以人會之重如彼僧孺之賢若此俾居是職不亦宜乎可守尚書戶部侍郎散官勳如故

庾承宣可尚書右丞制

勑朝議大夫守尚書刑部侍郎驍騎尉庾承宣昔我太宗文皇帝嘗謂尚書丞百職綱維事一失中則天下有受其弊者因命戴胄魏徵及杜正倫劉洎輩繼領是職分居左右官修事理人到于今稱之故吾前命崔戎持左綱今命承宣操右轄衆口籍籍頗爲得人況承宣端諒勤敏周知典故必能爲我紐有條之綱柅妄動之輪坐曹得出入郎官立朝得奏彈御史會政決要扶樹理本無俾戴魏劉杜專美於貞觀中可守尚書右丞散官勳如故

張聿可衢州刺史制

勑中散大夫行尚書工部員外郎上柱國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張聿內外歷官同歸共理牧守之任最親吾人葢施張舉措由其心賞罰威福懸其手若一日失其職一郡非其人而名未達於朝聽之間爲害已甚矣選授之際得不愼夫以爾聿前領建溪有理行次臨汚郡著能名用爾所長副吾所急宜輟郎署往頒詔條來暮之聲佇入吾耳可使持節衢州刺史散官勲如故

辛丘度可工部員外郎李佸可左補闕李仍叔可右補闕三人同制

勑朝散大夫右補闕內供奉飛騎尉辛丘度等朕詔丞
相求方畧忠讜之士置于左右而播等以石暨仍叔應
詔言其爲人厚實謇直嘗以文行謀畫容於幕府之間
臨事敢言當官能守可使束帶同升諸朝又言丘度介
潔靜專不交勢利宜加推獎以勸其徒況久次者轉遷
後來者登進皆適所用平章可之可依前件
魏博軍將薛之縱等十四人各授官爵制
勑薛之縱等去年冬授㧞鉞俾自徐鎮潞而㧞與其麾
下同德食不求飽席不暇煖節鎮殿定一如所委此誠
㧞之忠畧然所賴之縱等焦心勠力同濟厥功而頒賞

已逾時秩宜加等我有爵祿分而命之知吾不遺細大之功可依前件

裴度李夷簡王播鄭絪楊於陵等各賜爵并迴授爵制

勑禮云臣下竭力盡忠以立功於國者必報之以爵祿此言上之不虛取于下也而司空度等咸以忠力作股肱心膂之臣大節大勞書在甲令然則功如是忠如是高爵重秩予何愛焉故能統御之初先行信賞詔主爵者合爲奏書或加寵進封或延恩任子次勳第品咸按舊章行乎敬之無忝予一人之嘉命可依前件

鄭餘慶楊同懸等十人亡母追贈郡國夫人制

勑餘慶亡母某氏等夫德不旌則勸善之典缺矣親不顯則揚名之道廢矣凡今公卿大夫至于元士濟濟然抱忠履信立我朝者皆聖善之教燕翼之方所致也自家刑國有所從來不大封崇是忘報施朕去年仲月統御之初發號推恩先降是命豈直光前慰後而已哉亦欲使天下爲母者聞庶幾乎善統其家慈訓其子厚人倫而美教化也可不務乎

李寘授咸陽令制

勑某官李寘近者西夷犯塞詔諸將出師司計臣俊言

寘有應辯才可司饋餉故自京府掾假臺郎憲職以命
之屬寇遁師旋未展其用況在公族推有器幹令授銅
印俾宰咸陽夫赤官之任爲急西郊咫尺佇爾能聲可
京兆府咸陽縣令

劉縱授秘書郎制

勑某官劉縱徒步詣闕上獻封章又自敘其先臣陳許
間事皆歷歷可聽公侯子弟多溺於驕邪爾能讀書學
文自可嘉奬圖籍之府命爾爲郎豈唯振滞求能且不
欲使勲勞之後棲棲於塵土中可秘書省秘書郎

程羣授坊州司馬制

勑程羣甞從事於鎮冀之間病免所職垂老之歲棄爲窮人倀倀無歸有足傷者夫一夫不獲若納諸隍此聖王用心推巳及物今宜與羣祿食使飽暖其身亦猶晉君不能忘情于絳老也徃佐中部爾其念哉可坊州司馬

海州刺史王元輔加中丞制

勑海州刺史王元輔漢制二千石有政績者就中加命秩不即改移蓋欲使吏久於官而人安於化也今元輔爲郡頗有理名廉使上聞奏課居最宜加中憲旌而寵焉庶使與君共理者聞而知勸可兼御史中丞

楊潛可洋州刺史李繁可遂州刺史史備可濠
州刺史制

勑朝散大夫守尚書金部郎中上柱國楊潛温厚靜專有端士之操朝議大夫前使持節吉州諸軍事吉州刺史上柱國李繁精强博敏有才子之稱將仕郎前使持節光州諸軍事守光州刺史雲騎尉史備變通健决有良吏之用而能本於文學輔以政事爲郎見其行爲郡聞其聲夫洋叓梁之險遂居蜀之腴濠控淮之要三者皆名郡而委之三吏得不思勤儉教導勞來安緝骨肉吾土穠袴吾人者乎潛可使持節洋州諸軍事守洋州

刺史散官勳如故繁可使持節都督遂州諸軍事守遂州刺史備可使持節濠州諸軍事守濠州刺史充團練渦口西城等使官勳如故

張洪相里友畧並山南東道判官同制

勑朝議郎守太常博士上柱國張洪前瀛漢等州都團練判官朝議郎侍御史內供奉上柱國賜緋魚袋相里友畧等元翼以大節大忠綽聞朝野授鉞開府殿我漢南而又求賢乞能以自參貳則其賓寀宜有以稱之故求吾俊造之英勳烈之胄達朝儀而練戎事者與焉今以洪之知國禮奉家聲以友畧之富藝文飽軍旅兩中

是選合而命之優秩寵章無所愛惜時無古今代有忠賢苟致吾邑元翼於全杜開别有陟明之典在洪可檢校尚書職方員外郎兼侍御史充山東南道節度判官仍賜緋魚袋散官勲如故友晷可檢校尚書屯田員外郎兼侍御史充山南東道觀察判官散官勲如故

姚成節右神策將軍知軍事制

勑朝議郎前使持節成州諸軍事守成州刺史充本州守捉使賜紫魚袋姚成節嘗爲天平軍裨將當劉悟之立忠勲也謀成事集爾有助焉雖授一城未足酬奬況聞信厚勤恪宜於爪牙肘腋閒居之眘漢文帝以宋昌

忠勞擢拜將軍掌宿衛令吾用汝猶前志也環拱之職得不勉歟可毅果校尉守右神策將軍知軍事賜如故

高鉞等一十人亡母鄭氏等太君制

勑起居郎高鉞亡母滎陽郡太君鄭氏等子有侍臣咸士之秀者或左右以書吾言動前後以補吾闕遺森然在庭各舉其職爰思乃教知所從來豈非善禀於親行成於內徙鄰斷織訓使然耶不追封邑之榮曷顯統家之慶可依前件

柳公綽可吏部侍郎制

勑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柳公綽長吏數易爲害甚多邇

來都畿未免斯弊或苛急而人重困或軟弱而姦不息得其中者其公綽乎細大必躬親剛柔不吐茹甚稱厥職惜而不遷然智者常憂忠者常勞亦非吾以平施御臣下之道也尚書六職天官首之辯論官材澄汰流品比諸內史選妙秩清詢衆用能無易公綽爾宜飾躬承命以裴王崔毛爲心荀副吾言用稱乃職而令而後亦何往而不適哉可尚書吏部侍郎

孔戣可散騎常侍制

勑昔齊桓公心體懈怠則隰朋侍漢成帝親重儒術則劉向從今之常侍是其選矣稱其任者唯正人乎吏部

侍郎孔戣言行謹直風操端莊肅然禮容淸廟之器始自筮仕迄于天官虛舟爲心利刃在手全才具美時論多之可使珥貂立吾左右從容侍從以備顧問隰朋劉向豈遠乎哉可右散騎常侍

王公亮可商州刺史制

勑尚書司門郎中王公亮茂於學精於文文學之外有析(思積切)毫剬(符佛切)鐘之用自佐戎律領郡符持憲爲郎皆稱厥職吾前命劉遵古張平叔爲商州刺史繼有善政人用乂安今爾代之守而勿失況商土瘠商人貧可以靜理而阜安不宜改張而易轍以爾精敏當自得中

可商州刺史

韋覬可給事中庾敬休可兵部郎中知制誥同

制

勑職之要莫先乎駁正文之選莫難於司言將使朝綱有條朕命惟允在二者得人而已中大夫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上都騎尉韋覬精微專直通乎事典可使平奏議而坐左曹朝散大夫尚書禮部郎中上柱國庾敬休溫裕端明飾以辭藻可使書誥命而專右席而輪轅鑿枘各適所宜夫惟刺史守列城郎官應列宿選任倚注非不崇重然吾左右前後方求正人如覬

敬休不宜疎遠亦猶有聲之玉無類之珠不置於珮服
掌握之間皆非其所也宜自敬謹無忝吾言覬可行給
事中散官勲如故敬休可尚書兵部郎中知制誥散官
勲如故

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八